

楚

辭

集

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懷沙

瑗按世傳屈原自投汨羅而死汨羅在今長沙府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屈原之死自秦之前無所考而賈誼作用屈原賦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作沉

江之篇曰懷沙礫以自沉太史公亦曰屈原作
懷沙之賦抱石自投汨羅以死蓋東方朔誤解
懷沙爲懷袍沙礫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譌
而莫之正也洪氏曰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此
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
土也又曰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
之瑗詩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
反之何時夫自南遷之時已放逐九年之久而
臨行猶方且望其還也豈有迄孟夏至南土而
遽抱石以自沉者乎况思美人曰獨歷年而離

愍蓋思美人作於哀郢懷沙之後則屈原至南
土又嘗多歷年所矣是孟夏實未嘗死也又曰
寧隱閔而壽考則有隱忍不死優游卒歲之心
豈肯爲抱石自沉之事邪悲回風曰浮江淮而
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
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屈
子於此思之審而籌之熟矣則不肯負石以自
沉也決矣其諸所言欲赴淵而沉流者蓋皆設
言其欲死而深見其不必死耳此篇所言不愛
其死者亦以已之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

壽不得長乃作此篇以自廣其意聊慰其心如
賈誼之所爲也觀賈誼之傳則長沙之卑濕也
久矣水土不習而能損人之壽也審矣載觀此
篇篇首四句則因長沙卑濕恐傷壽命而作也
無疑矣至篇中所述多自得之辭篇終之亂有
確然之見真有得於朝聞夕死之實其視賈誼
服賦徒拾列禦寇莊周之常言而爲傷悼無聊
之故而籍之以自誑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然
太史公讀服賦謂其同生死輕去就至爽然自
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爲人而已顧

不能研窮其辭之旨趣剖析其事之有無亦疏
矣不知想見其爲人則將謂屈子果爲何如人
也莊子曰將欲究其實而不旣其文者欺也誠
然乎哉九章中此篇文字更簡潔可誦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猶漫漫也水大貌孟夏紀時也洪氏謂哀郢
以仲春去國此以孟夏至南土是也但郢都至南
土雖過夏首上洞庭森然而南渡其道理之遠恐
亦不必兩月之期豈旣至南土月餘之所作邪然
又曰汨徂南土曰進路北次似又在途中之所作

者未知其審惟天曰草惟喬曰木莽莽謂茂盛而
蔽翳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懷謂胃次也猶
今人所謂襟懷懷抱之懷永哀哀之久也此所以
爲傷也孔子謂關雎哀而不傷然則離騷其哀而
傷乎其孔子之所不取乎曰非也屈子以同姓之
君臣視國家之將亡遭讒而遠謫其念君憂國之
義不得不傷也非文王之思后妃處常者之可比
也班固以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譏之真無異妾婦
兒童之見矣汨疾流貌徂往也徂南土朱子曰汨
江湘也然則此篇作於途中也王逸曰言已獨汨

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
思也似又言既至南土而作也讀者詳之餘義見
題解下琰按傷懷永哀泪徂南土二句乃懷沙二
字之義之所由起也南土指長沙也或曰徂當作
沮謂泪没沮洳於南土也抽思沛徂之徂同此義
亦通

眴眴兮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
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眴頻視貌洪氏曰與瞬同眴眴深冥貌無所見也
孔甚也孔靜幽默言寂然無所聞也承上滔滔草

木莽莽而言也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
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是矣離遭也愍憂也長永
也鞠窮也言憂愁窮苦之久也王逸曰言已愁思
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是矣蓋憂長沙之甲濕承上
傷懷永哀泪徂南土而言也撫安也效放也如易
效天下之動也之效冤屈言枉而不伸也抑猶排
遣也言已安其性情放其心志自排遣其冤屈而
不使至於過傷也此又自憫之意總承上四句并
首章而言也援按首章至此凡十句初四句述江
南風土之惡次四句述望鄉不見之愁又次二句

則善乎自寬者也孰謂其有負石自沉之事乎

剗方以爲圓兮常度永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
劉兮孰察其揆正

剗削也常度謂工師授受之常法規矩繩墨之類
也永替長廢也永諸本作未非是此以剗方以爲
圓而棄工師授受之常法以喻變節以從俗而棄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易變也初初心也本常也迪
道也鄙賤惡也變易其行已之初心本然之常道
此剗方爲圓常度永替者乃爲君子之所賤惡者

也王逸曰言人遭世不偶變易初行違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耻不忍爲也是矣章明也畫言所指示之法也志念也或曰誌通謂不忘也其說亦可相通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變也此言工人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喻不易初而屈志之君子也內厚言其心志之忠厚也質正言其形體之端正也所盛所盛美也王逸曰言人質性忠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是矣倅舜臣各有巧

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倕舜命以作共工者也
見今舜典倕正作垂莊子曰擺工倕之指又曰工
倕旋而蓋規矩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御其指是
也斲斫也巧倕不斲以喻聖人之不作也孰誰也
察審也揆度也言巧匠不斲則世雖有章畫之良
工無有審而度之以知其守法之正也以喻聖人
不作則世雖內厚質正之君子無有審而度之以
知其守道之正也揆舊作撥或曰如詩本實先撥
之撥言廢常法者正言守前圖者當總結上亦通
瑗按刑方爲圓天下之賤工也章畫志墨天下之

良工也。巧倕不斲，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賤工爲能以良工爲拘矣。易初本廸，天下之小人也。內厚質正，天下之君子也。聖人不作，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小人爲通以君子爲迂矣。惟其不知察之也是故，以玄文爲不章，以微睇爲不明，亂白黑而倒上下，囚鳳凰而舞雞鶩，同糶玉石而一概相量也。噫！此黨人鄙固之甚矣。世無大人君子矣，慨重華而慕湯禹之心，屈子其容已乎？瑗按篇首至此，卽洪氏所謂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也。是矣。

明
玄文處幽兮矇眵謂之不章離婁微眵兮瞽以爲無

玄文謂太素白賁自然之文也如玄酒味方淡之
玄處幽猶言用眵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
曰眵皆瞽者也詩曰矇眵奏工是也離婁古之明
目者黃帝時人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孟子曰
離婁之明淮南曰離朱之明離朱卽離婁也微眵
小視也瞽盲者也夫玄文自然之妙已非紅紫艷
麗之色又不炫燿於顯地而自處乎幽晦之所則
益闇然矣使世之有目者視之且不能察其美又

况以矇瞍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是以規矩方圓之間畧一眇之遂得其正不待如世之昏者睜睜然正明目視之而後得也使世之有目者立其側且將譏其爲近覷也又况以瞽者視之則其謂之無明也不亦宜乎是玄文非真不章也乃天下之至文也微睇非真無明也乃未嘗盡用其明也彼君子之美在其不自暴於外而時或不得已少出其緒餘未盡展其底蘊者世俗遂從而譏之其與矇瞽何以異哉淳于髡諷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且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嗚呼髡之無目久矣又烏足以識孟子之賢乎夫髡號戰國之智士也且不知孟子之賢則彼黨人之鄙固又烏足以知屈子哉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笈兮雞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羞不知余之所藏

白黑喻善惡之混淆也上下喻爵位之錯亂也笈籠也鳳凰雞鶩喻賢愚之反常也糝雜也概平斗

斛之器也同糝玉石喻貴賤之無別也此章并上章皆承孰察其揆正而言也黨人謂懷阿比之心而相助匿非者也指上官之徒鄙庸惡陋劣之意固堅僻專恣之意余屈子自謂也所藏謂已之所蘊蓄者下文所言是也藏一作臧古通用或曰臧善也謂不知已之善也亦通瑗按黨人二句結上起下之語自玄文處幽至下莫知予之所有皆謂黨人之鄙固不知余之所藏也或分黨人之鄙固一句結上文不知余之所藏一句起下文容更詳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以牛馬負物曰任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也言所
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濟
渡水也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濘而不得
渡爲喻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載盛而
身放棄陷沒沉溺不得成其本志是矣按屈子實
有引重致遠積中不敗之才顧乃棄之而不用使
之濡其尾曳其輪而竟不得濟也悲夫在衣曰懷
在手曰握瑾瑜美玉也傳曰鍾山之玉瑾瑜爲良
窮謂已之困窮也不知所示謂不自誇示於人也

此以美玉之良喻已之德雖不爲世所用至於困窮亦必不肯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屈子可謂得孔子韞匱而藏待價而沽之道矣楊雄乃譏其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班固譏其露才揚已競乎危群小之間其誣原也甚矣雖然屈子非故懷其寶而迷其邦者蓋見楚王同糶玉石一概而相量不知珍重之所以卷而懷之也嗚呼瑾瑜則不知貴矣彼黨人之銜玉而賈石而逞其狙詐之術者楚王乃十襲而藏之雖欲楚之不亡不可得矣按上二句喻已之有才而不用於世也下二句喻已

之有德而無求於世也然意亦串講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邑犬邑中之犬也群衆也吠犬聲也怪異也非毀

也疑不信君子之道爲可用也尹文子曰千人才

曰俊萬人曰傑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

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王逸曰千人才

曰俊一國高爲傑朱子從淮南之說瑗按俊解無

異惟傑不一是蓋各人所傳之不同未知其審大

抵皆才智過人之稱也庸態謂世俗之常態也王

逸曰庸廝賤之人也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

合於俗故爲衆人之所訕也此章以邑犬群吠所怪喻庸態非疑俊傑也瑗按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柳子蜀日越雪之說亦足以證屈子吠怪之意故併附之

文質䟽內今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文卽上所言玄文也質不豔也疏通理也內謂藏
之於內而不銜耀也此所以爲殊異之文采而非
世之紅紫豔麗之色之所比而庸衆豈足以知之
哉其謂之不章也宜矣王逸謂能文能質內以疏
達是以文質二字並看也亦通材木之中用者也
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世莫
之知也不言衆者承上文也夫內厚質正者惟大
人之所盛美而庸衆又烏足以知之哉王逸曰條
直爲材壯大爲朴說文又曰朴木皮也是以材朴
二字並看也亦通瑗按自任重載盛至此皆承不

知余之所藏而言也又按玄文處幽至此卽洪氏所謂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是矣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積累之意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謹厚不放肆輕狂也豐猶富足也王逸曰廣大也謹厚以爲豐卽上所謂內厚正直文質疏內材材委積是也王逸曰言衆人雖不知已猶復重累仁義脩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得之矣選逢也從容舉動

自得之意言不變其所守而汲汲以求進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也

不並謂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也洪氏謂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選湯禹不可慕也亦是故由也言此事自古皆然竟不知其由也怪而歎之之詞邈遼遠也王逸曰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此并上章皆承上庸衆不知已而言夫庸衆既不知已而知已者惟古之聖人也今又不可相

遇而憫其思慕之心其何以爲情乎此上二章卽洪氏所謂思古人而不得見者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背理曰違不平曰忿自強自勉也像法也此章總結通篇而言謂已改去憤懣之心勉於爲善不以憂患而變其節欲使其志之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屈子之制心立志可謂浩乎其無涯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或曰懲違改忿如易懲忿窒欲左傳昭德塞違之意君子脩身之功莫切於此克

已之功莫難於此孔孟之後知此者鮮而屈子能
以之自勵其殆庶幾乎抑心如書克自抑畏之意
謂謙謹畏慎不敢縱肆怠荒矜誇而無忌憚也自
強有自強不息之意離愍不遷有獨立不懼立不
易方之意願志有像有反身脩德致命遂志之意
屈子之所以欲就重華慕湯禹者豈徒漫爲大言
以自誇者哉其聖學之功蓋亦嘗講之熟見之真
履之素者矣此篇中立不倚之操用心爲已之功
重仁襲義之學學者可不朝夕諷誦熟讀而詳味
之而漫然以辭人之賦視之是摭其華而不食其

實也又何益哉或曰此一節與前第二節下四句相照應

進路北次今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舍也昧昧昏暗貌瑗按此二句似紀行之語又嘗疑此篇乃屈子遷居南土之時或於孟夏有所他適而途中之所作者舊說以屈子南遷郢都在北屈子思念楚國冀得北歸郢都而日又將暮不得前進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蓋謂大故爲死

亡引孟子不幸至於大故以證之故以日暮爲喻
遲暮年老之意嘗謂上二句乃紀行之語非譬喻
也下二句乃寫情之語以喚轉上章非謂死亡也
大故如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豈必死
亡而後謂之大故哉其意蓋謂已之所以游衍自
適以舒憂娛哀者非樂於閒曠而無志於當世也
因已之罪大惡逆有觸君上之怒放置於此限制
而不得事君以行道故耳夫既得罪於君矣世既
無知已矣古人又不可得而並矣故聊自舒憂娛
哀優游卒歲而勉強爲善以堅已志使可爲法於

天下後世而已此則屈子立言之意也若以北次爲郢都而屈子思望北歸則哀郢之作乃因秦將白起拔郢燒墓頃襄王已東走於陳而郢都已爲丘墟矣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然則此時頃襄王已在陳而不在郢矣則所謂進路北次非指郢都也明矣或曰然則所謂汨徂南土者何也曰汨徂南土者蓋泛指已之遷於南土而所謂進路北次者是指當時所適之道路亦南土之北耳不出乎江湘之間也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汨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此亦泛賦南土之

寂寞而見已之限於大故不得仕於朝耳非比興之體也凡此類固有比興體亦有紀實者豈可概視爲寓言邪顧朱子亦不能考證而深詳之朱子嘗曰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議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義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嗚呼朱子之言則然矣瑗嘗取王洪朱子之書而並閱之矣朱子之書不過聊據王洪之書而粗加槩括之耳其離合之間文義之出雖爲分章辨證

而所謂題號之所擬指意之所歸亦未嘗有所發明而二家之猶有可頗採者又皆棄之不取不知其何故也嘗考朱子年譜此書之成年已六十二矣其著書之功當益精密而反疎畧之甚豈終以爲辭賦之流而不加之意耶豈當時或命門人草創而已稍是正邪嘗聞之師曰綱目之書乃朱子命門人各成數冊而已特總裁之耳故其間書法至今猶有一二可議者朱子之序自以爲足繼獲麟然則此書其或然歟姑誌私疑不知忌諱觀者幸恕其僭妄焉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汨今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賢
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旣歿驥焉程兮

浩浩廣大貌沅湘二水名分流亂流也或曰支流
也言所進之路北次之處乃沅湘所分之支流也
亦通言沅湘之水浩浩乎其廣大亂流之汨汨汨
然其疾逝也此卽其所見者而賦之也脩長也路
卽進路北次之路也幽僻也蔽翳也道亦路也遠
卽謂脩路忽卽謂幽蔽也此卽其所經者而賦之
也王逸曰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
不與衆同故孤茆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孫陽也

善相馬事秦繆公歿死也驥良馬也焉安也程量也一曰式也物之準也言伯樂既死則世雖有良馬無有能知之者將安所程量其才力邪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此章因行役之勞述已放逐於寬閒寂寞之濱抱道自守而世無知己者然上四句亦申篇首滔滔莽莽杳杳數句之意下四句總申後數章之意也

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慮余何畏懼兮增傷
嗟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錯置也類法也此章言人之生受命於天之初其
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已有一定之分而非人之智
巧所能移者余嘗有見於此故定心廣慮無所畏
懼雖離愍困窮亦不遷其所守也然而猶增傷永
嘆者蓋因斯世斯人常度永替喜圓刻方玄文微
睇反譏不明白黑上下顛倒變常同糶玉石舞雞
囚鳳不知其果何如其爲心也是以爲是傷時之
嘆耳若夫人之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自古
皆然吾曷嘗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足以爲
法而世之君子又何疑余於其間哉觀此則屈子

之本心可見矣而篇首之嘆豈真爲南土之幽蔽
而如質誼之傷悼其不得以永壽爲情哉嗚呼死
生之際出處之分屈子見之真而守之固矣其君
子小人反常失序使國敗君亡而已獨不得以效
犬馬之智以匡救扶持於萬一又烏能恻然無慨
於其中哉是增傷永嘆者仁之至義之盡知君臣
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舒憂娛哀者乃
保身之智樂天之誠而知人之稟命盖有一定而
不可移者也其憂樂之情固有並行而不相背者
矣而後世讀離騷者遂謂其句句爲無聊之詞而

謂屈子終身爲愁神苦思之人憔悴枯槁之客不亦誤乎嗚呼屈子之後似其人者惟陶靖節乎其
餘他輩憂則出於無聊樂則出於勉強不足以語
此也朱子曰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
之短長厚薄以爲天壽窮通之分固各有置之
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
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
物所搖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陝隘則無
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洪氏曰屈子以爲知死
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按朱子洪氏之說，深得屈子立言之意，但不愛其死者，屈子之所能也。懷沙礫以自沉者，屈子之所不爲也。遭放而遂自死，自死而復沉淵，是豈舍生而取義哉？是豈定心而廣慮者哉？是豈知乎天命者哉？或曰：然則屈子之爲此言者，何謂也？曰：屈子之悲愁久矣，其爲讒人壅君故也。其遷於南土也，而悲愁亦復甚焉。南土之卑濕，損壽也久矣。屈子恐人之疑已之悲愁不在於君國而在於已身也，故發爲此論，以明已之心。以曉人，且使壅君讒人，倘一聞之，而有察於已之

忠誠戀戀不忘之心萬一召而還之憐而收之使
得以竭智盡忠於君國而不至於速亡疾敗未可
知也此屈子拳拳之本心也嗚呼安得起屈子於
九京之下而與之論離騷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懷沙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思美人

思念也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亦賢者託言以思西州之盛王也王逸解此思美人爲屈子思念懷王瑗按篇內曰遵江夏以娛憂曰獨煢煢而南行與哀郢抽思懷沙諸篇內一二語旨意相類哀郢乃作於楚襄王二十一年况哀郢

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蓋年
猶可紀而尚望其還也此則云獨歷年而離愍
曰寧隱閔而壽考曰命則處幽吾將罷兮蓋歷
年永久非復可紀安於優游卒歲而無復望還
之心矣是此篇作於哀郢之後無疑也雖不可
考其所作之年要之在襄王之時而非懷王之
時則可必也其文嚴整潔淨雅淡冲和文之精
粹者也豈年垂老其氣漸平而所養益純也歟
洪氏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
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也得之矣

又按取篇首三字名篇然作之之意實在於此
故旣以之發端而遂因取之以名篇耳

思美人兮攬涕而佇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攬杖而揮之也自鼻出曰涕哀泣則有之佇久立
也貽直視也攬涕佇貽卽詩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之意媒所以約婚姻者也絕斷絕也媒絕以喻已
之寡合也路所以通往來者也阻險阻也路阻以
喻已之遭讒也結言猶今人所謂搏詞續文之意
朱子疑古者以言寄意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
之謂也恐非是詒遺同此章言已思望楚王極爲

急切悲哀之情不能自己然而貞潔寡合遭讒嫉
妬竟無由而得以通其情也上二句述已思君之
情下二句述已被讒之害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沉楚
而不達

此承上章路阻而言以見言不可結而論之由也
蹇蹇擁塞不通貌煩繁同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
衆多也猶言甚屈耳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不
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申
重也如易重巽以申命之申且天將曉也申且猶

言累日也朱子曰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王逸曰
誠欲日日陳已心也情被誣之情屈子每以情寃
並言之也苑鬱同積也字見禮記沉苑不達猶陷
滯不發也然則上章所以詒言者蓋欲訴已之寃
情耳此章言已寃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
結言以詒美人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
羗迅高而難當

此承首章然絕而言亦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
也本以媒絕荆寡合而又以雲鳥喻媒絕也朱子

曰承上章而言恐非是願欲也寄附託也浮雲不定之雲豐隆雲神名將奉承也歸鳥疾飛之鳥蓋鳥歸巢則飛尤疾也致辭猶寄言也迅言飛之速也高言飛之遠也當值也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速而又高不易相值也夫相遇者既莫我承而歸鳥迅高又不易值則此言何時可結而詒邪嘗謂浮雲之游歸鳥之便爲附詒言亦甚易事而雲鳥竟不之許者亦嫉妬之心使然也嗚呼美人既不可得而見矣然媒又

絕焉路又阻焉言又不可結而詒焉其能恻然於心乎此所以攬涕佇貽而哀思瞻望之不容已也或曰上章申言媒絕路阻此章申言言不可結而詒也容更詳之瑗按此上三章卽洪氏所謂思念其君不能自達是也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

高辛帝嚳也舊指高辛之德而言靈盛猶言福隆也玄鳥燕也玄鳥致詒言嚳妃簡狄吞燕卵以生契而有聖德以事堯也天問亦言之而其事則本

諸商頌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遂有感於高辛玄鳥之事以見已遭亂世不得如契遇明時事聖君也又承言已雖生不逢時然亦不肯因世亂君昏而遂變其所守以趨時好也慨古傷今之情悲俗勵身之志具見之矣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此下三章皆承上章末二句而言歷年離愍謂遭放憂傷之久也憑充積盈滿之意未化不變也憑心未化言已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

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隱閔猶隱忍也壽考善終也朱子曰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王逸曰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二說得之矣觀此則屈子誠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實嘗以壽考而善終也世稱其投水自死是亦未之深考耳若曰羗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則易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屈子以之此章言已雖放逐之久隱忍不死而此心之所得者則終不能變化也嗚呼潮陽一行遂欲改心事主視此不亦愧乎瑗按羗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特一正一

反而言之耳其意一也楚辭中此類甚多讀者須以意會之可也

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也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也

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遂成也度君子立身行已之法度也後倣此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其志矣而猶未改度者蓋道之用不用在人而所以脩不脩在已君子亦盡其在已者而已矣豈肯因人而遽變其所守哉故荀子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車覆馬顛喻遭放逐而困窮也異路喻古道

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朱子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是矣惜誦曰同極而異路今又何以爲此援也異路無援而顛覆之患其能免乎雖然屈子之好被竒服行異路是豈索隱行怪者哉在俗人則以爲竒異在君子則以爲尋常也援按前轍或解作往古之迹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

聊假日以須時指蟠冢之西隈今與纁黃以爲期

勒控御之意騏驎駿馬也更重復整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操之執轡也遷謂遷徙更進之意逡謂逡巡從容之意次謂路次也勿驅謂不束縛之馳驟之此所以爲善御也車旣覆矣馬旣顛矣猶勒而更之復遷徙逡巡於異路之次而善進焉其不易初而屈志可見矣假日借日也須時待時也卽前優游卒歲之意蟠冢山名見禹貢隈山隈也西隈日所入處也洪氏曰指蟠冢之西隈

言日薄於西山是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則色纁
且黃蓋黃昏之時喻人之年老也指嶧冢之西隈
與纁黃以爲期蓋自誓此心終身而不改耳自欲
變節以從俗至此卽洪所謂反觀初志不可變易
益自脩飾死而後已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屈原庶幾乎此矣朱子釋爲知世路之不可由
而欲遠去以俟命也失之矣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
江夏以娛憂

開春發歲謂春初歲首也白日晴日也悠悠長貌

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愉悅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哀郢曰江與夏之不可涉是也娛憂猶言消愁也此章言乘此清明之候取樂以忘憂也瑗按此章似發端之辭與上章雖若絕不相蒙而其實承聊假日以須時而來也大抵此篇文字作兩平看前七章是一意後六章是一意篇末一章則總結通篇之意也前一半言其所得者不可變易後一半言其所得者足以自樂也又按此章首二句則此篇之文乃因春日游衍之際觸景興懷有所感於中而作者

海虞吳訥乃謂此篇皆比而賦體此章又無與義以章首二句爲興大誤矣屈原之大節雖見於史記而中心之委曲行事之始終興趣之幽眇人品之佚宕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尚賴楚辭諸篇考見其一二而可概視之以爲託言邪嗚呼此可與智者語難與拘儒道也

攬大薄之芳茝兮攀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大薄大叢也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其時也玩美也芳草指上二物喻道德之美也此

章言已採取芳草以爲佩飾而因嘆俗人旣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憾濁世知己者之希也夫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矣車旣覆而馬旣顛矣而猶眷眷思及古人焉可謂愈挫而愈銳者矣瑗按此亦承上章而言夫遵江夏以娛憂者亦欲採取芳草以爲玩飾耳是豈無益之遊而費此青春白日以恣淫樂也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值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缺芳與澤其雜糅兮羌

芳華自中出

解折而取之也。篇篇蓄也。篇薄謂篇蓄之成叢者。備具也。謂以篇薄雜菜蕪收而並用也。交佩左右。佩也。繽紛盛貌。繚轉繞而又繞也。遂易詞也。藝絕。離異謂枯槁斷爛不耐久也。如悲回風槁而節離之意。篇蓄雜菜皆非芳香久固之物。此言南夷俗人之所喜佩者也。下文所謂觀南人之變態者。指此也。吾且儻爾以娛憂者。指上二章也。竊快在其中心言已獨得之樂而南人不知也。揚厥憑而不竢言已發揚其中心之所得者而無待於外也。芳

澤雜糅謂佩飾之盛也指上章芳草而言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芳華自中出之意也觀此二言則屈子之所得者深而進於道矣豈後世詞人墨客無所得而漫爲是言者比哉嗚呼屈子則攬芳蔭宿莽以爲佩矣南人則解蕭薄雜菜以爲佩矣其意趣不同如此雖欲強之以從已不亦難乎故南人萎絕而離異者無所得故也屈子羗芳華自中出者有所得故也南人本無所得如此雖又使之不萎

絕而離異也其可得乎朱子曰且復優游忘憂以
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
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於外物也此上分
章是依朱子本瑗按攬大薄之芳蔭四句屈子言
已之所佩解篇薄與雜菜四句言南人之所佩吾
且儻個以娛憂二句申上八句而結言之也竊快
在其中心四句雖承上言當分爲別章以屬下文
也楚辭中每有意斷而韻不斷韻斷而意不斷者
讀者幸詳焉或曰此章首四句亦屈子之自言言
已解去篇蓄雜菜而備芳蔭宿莽以爲交佩而佩

之縝紛繚轉其芬菲之盛如此顧乃爲世所棄遂
至萎絕離異也亦通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
居蔽而聞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郁郁香盛貌遠烝謂香氣薰烝
襲人之遠聞也承上章芳與澤雜糅而言滿內外
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者盛也承上章芳華自
中出而言情發於外者質存諸中者信誠也可保
猶言可必也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守者固也瑗
按情亦可訓爲實今對質而言又自有內外之分

也王逸曰言行相副無表裏也是矣情與質信可保則與南人之變態異矣居處也蔽障蔽也如易所謂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之意也言讒人之蔽隱人君之鄣壅而放已於藪幽也聞聲聞也章著也居蔽聞章可謂遏之而愈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是豈遂萎絕而離異者可比邪王逸曰雖在山澤各宣布也是矣下二句又申上二句而推言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遂言其郁郁遠蒸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自章也瑗按朱子之說亦是但以

宋史卷之九十一
誠實釋信字與情質二字並看非是又按屈子之
郁郁遠烝其芬芳可謂極其盛矣而楚之君臣舉
不能有所薰陶漸染而畧變化者何哉豈非穢德
蔽固之深乎

今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

薜荔生於木者芙蓉生於水者憚畏難也屈子思
美人之情可謂急矣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諄矣
此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特一舉手一投
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諄矣媒不絕而路不阻矣美

人可得而見矣顧以爲憚而不爲者朱子曰內美
既足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是此憚
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觀此則前諸篇屢屢以理弱
媒拙自恨者豈誠然哉特反言以責讒人之嫉已
人君之不察耳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
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故曰情與質信可保兮
則上章所言者豈欺我哉瑗按王逸曰意欲升高
事貴戚也誠難抗足屈蹇跼也意欲下來從風俗
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是蓋以綠木爲升高濡足
爲下來亦自一說不可不知或曰趾當作指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此承上章而言登高不悅入下不能言不能與世浮沉也朕形不服言已身之倔強也朱子曰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得之矣然又自以爲疑者猶孔子曰吾道非邪之意蓋反言以見吾道之爲是耳屈子豈真遂有所疑於其心哉王逸曰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其說似又以登高申緣水入下申濡足也亦通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南行今思彭咸之故也

廣擴而充之也遂必欲成之也畫謀也前畫言初心之所謀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凡人之欲有所爲者皆謂之謀也與懷沙章畫之畫同前畫存諸心而欲有所爲此度措諸躬而巳有所行者也或曰前畫猶上前轍也命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命處幽謂遭放逐而不顯用於時也罷如字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之意言道之不行也舊註讀作疲謂身勞苦也非是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脩德立

行也喚上廣遂前畫二句煒煒獨行貌南行謂遭
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爲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
之南也故曰南行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之末世遭
亂而西逝流沙者也言已之所以煒煒南行獨耳
爲此隱忍而不死者非貪生也蓋思古人遭亂亦
嘗道逸遠去以全身而已亦欲竊比於我彭也然
則屈子寧隱忍而壽考遵江夏以娛憂雖歷年離
愍車覆馬顛而竟不能屈服其志哀傷其心變易
其節者亦有所真見則未易惑有所真得則未易
移矣是豈胷中無物而漫爲此言以誑人者哉嗚

呼屈子之於道可謂有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